

第四十六卷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第四十七卷

文三王傳第十七

第四十八卷

賈誼傳第十八

第四十九卷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漢書評林

第十八本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六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東擊項籍過河

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

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

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

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

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

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

隆按五人同一傳以皆謹厚有長者風又按萬石君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獨詳補上報丞相一書

隆按恭謹二字是綱下文孝謹惟謹謹慎審認等句皆本此

隆按當時嚴延年兄弟五人皆

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其母曰萬石。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尊寵同石君家。然未如石父子之孝。謹者或鮮矣。茅坤曰：以諸子歸。而必朝服。以見。又不名。此則孔子所謂慎。而無禮則意。而曲禮中所不載。

隆接此以下錯敘建慶事

敬履度。徒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官。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

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曰：馴。順也。音巡。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一

千石。人臣尊寵。廼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殿計也。總合其一門計。五人為二

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

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請讓。

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

罪改之。廼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敬之貌。僮

僕新新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新讀與。周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上時賜食於

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子孫

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

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

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廼以長

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

五日洗沐。歸謁親。文選曰：郎官五日一下。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竊問侍者

取親中帟。廁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廁音投。賈逵解周官云：廁行澣也。孟康曰：廁行澣。論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之木空。中如曹謂之廁。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廁。師古曰：親謂父也。中。謂若今言中衣也。廁。廁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洒音先禮反。復與

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

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上以是親

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陵。邑中之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

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

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耳。廼謝罷慶。師古曰：慶。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

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諸

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

報下也。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

張邦奇曰：帝時遊宴者。慾神仙。聚飲征伐之事。紛紛交舉。建方被上之親幸。使嘗有言。以及此。即宜乎帝之多慾。亦少損矣。此而無言其所屏人而恣言者。抑何事耶。隆接內史慶醉一段。應上子孫有過。

隆接建哭泣一段。應上其執喪哀戚。王維楨曰：書馬者。數句特舉此一端。以例其餘事耳。

李坤曰荆川云又說郎中令時事蓋以建之書馬與慶之數馬二事適相類故留而相形于此以發烟波皆是史遷敘事錯綜先後處

隆接是時漢方南誅兩越至末總敘慶之無所建明

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也。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衛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減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適。上以

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殷賜所以禁吏重賦也

劉奉世曰切近也此言因巡狩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

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晉灼曰、滔漫也。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師古曰、墜振也。音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之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師古曰、况賜也。見顯示也。朕力答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君不繩責長吏。而

劉奉世曰與請如軍與

隆按上報慶舊史記止錄倉庫以下數句

隆按文深審謹二句概慶平生

凌約言曰傳尾以孝謹衰矣作結語有感慨意隆按稍傳仍史記文又按醇謹無他句概稍平生

請以興徒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師古曰：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說近之。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

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罪。

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動危之而辭位，其危急而自欲去位，為庶人。動危之而辭位，

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素質見詔

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

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

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

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

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趨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戲車者，今之弄車之技也。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他，餘志念也。孝景為太子時，召上

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有二三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

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綰

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慎，日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

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

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

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

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移易。賈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馳，馳，延也。音弋。鼓反。綰曰：具在上，使

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其罪。

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謂覆蔽之。腸，心也。

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

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

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以綰為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

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

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

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為借問。王楙曰：漢書衛綰傳不孰，何綰，而史記作不謹，何綰，疑史記謂不謹，何綰，傳寫誤，以為誰何也。

隆按忠實無它腸，與上醇謹無它相應。

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結不申免之後薨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隆按不疑傳仍史記文蘇軾曰不疑買金償亡不辨密搜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裝垢受選者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曰師古曰當於朝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又按仁傳仍史記文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

隆按誠如張說太史公何以下為人二字觀下文終無所言亦無所毀則不泄之為密重自見

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此官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蓋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潔師古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以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

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

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也仁乃病免以

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隆按歐傳仍史記文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歐孝文時以治刑名

劉敞曰予謂刑名者即并學兩家術耳

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名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一也此說非

呂祖謙曰景帝誅錯時丞相青程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大逆無道錯當要

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劾與專同又音之竟反官

斬廷尉即張
歐也安得為不
按人哉則歐固
謹於細而略於
大也
隆按傳尾皆叙
及其子孫官爵
豈以其為善之
報歟此與傳辭
吏不得所終同
例
劉知幾曰史之
有論也蓋欲省
文可知如石建
之澣衣云云此
則片言如約而
諸義甚備所謂
省文可知也

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不可

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者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四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
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
為垢汗君子譏之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六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七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文三王傳第十七

隆按先總提三
王於前而後分
傳之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
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下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隆按孝王傳本
史記文而稍刪
之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為代王四
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總數其為王之年

茅坤曰書封王
及徙及入朝年
獨詳者將以起
下文竊梁而許
為傳位者之案
也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類也留謂留在京師其明
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
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
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

王整曰是時上
未置太子一句
提甚有力
隆按梁王所以
覬覦而怨望者

皆起于千秋萬歲後傳于王一語故傳內叙未立太子立太子廢太子又立太子特詳云

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

文韻曰地名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

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

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孟康曰梁

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

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大治宮室

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

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

言趣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趣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趣擬於天子招

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

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

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珠玉寶器

隆接攬入羊勝公孫詭伏後案

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

於關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瓊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瓊說是既朝上疏因

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

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

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

后議格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事秘世莫知迺辭

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

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

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

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

及內史安國師古曰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

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

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乘

令按引籍史記正義云籍名籍也若今通引出人門也

隆按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應太后亦然句

王應麟曰傳位之言甚于剪桐之戲刺盎之謀幾于叔段之惡納于邪而僭生縱其驕而隙成獄詞之文筆質之謝應真晚矣

布車

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

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

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

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

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

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

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曰足當出下所以為常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于上也北者陰也曰北梁山明為梁也牛

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

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

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

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為帝壹

餐師古曰餐古准字

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

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

隆按史記附參位號於梁孝王

傳中班樣別出而益其事自為

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

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

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

師古曰依山以為關

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

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

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則日不發也

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

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頃太后

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

師古曰相者王之相

年使從季父往

來送迎則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

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

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

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

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

隆按史記并附揖於梁孝王傳中而班樣別出之為傳却于孝王徙梁下附次五子位號為下傳道脈

隆按史記五王各自為傳而班撮合之子頃王無傷以下班據所補云

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

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房陵。國除。濟東王

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

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所殺發覺者百

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

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

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

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

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

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鬻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鬻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鬻說也。鬻字、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

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

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

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

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音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為措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掩。太后

啼諍。師古曰、諍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

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後

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

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

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

親戚。反知國陰事。廼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

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

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

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尊王太后

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

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母得出宮。盡出馬直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母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擊。音一口反。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此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音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音工豆反。春秋為親者諱。詩云。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案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臆斷獄。亡益於治道。污讎宗室。孟康曰。讎。音漫。師古曰。讎。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耻。必不與姦。案事者。廼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污亂之耻。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

茅坤曰。谷永此疏與田叔燒梁三獄章同旨。呂祖謙曰。谷永之言可謂知大體。

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

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傅相中尉曰。主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教之言。詩暴安行。師古曰。諱乖也。

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闕置辭。師古曰。抵。距也。闕。門也。

驕慢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餘。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

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命汝也。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

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

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

令按抵與証通。証亦証也。見哀紀。顏注。証文亦云。謂証謂也。

真德秀曰。按此。雖立自解之辭。然漢家素忌宗室之慮。大概可見。蓋因七國之難。例同姓自景武迄哀平未

之有改視管蔡。既誅而大封同姓。以衛王室者。異矣。是以有周本類宗彊之助。而漢枝葉剪落。無以制內重之。愚豈非來世之法戒哉。

隆按。謹以實對。應上恐復不首。實對句。

茅坤曰。他王皆鄙陋不足數。故不論列。

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往者傅相亦不

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眇伺。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陳。當伏

重誅。以視海內。數蒙聖恩。得見賞赦。師古曰。賞。謂寬其罪也。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僮仆陽病。師古曰。僮仆。倒地也。僮。音童。僮。音赴。微幸得踰

於須臾。師古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謹以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

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

厭。先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七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八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維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

也。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

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

以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

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諸老先生未能

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

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

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

茅坤曰：賈誼本漢才臣，與屈原異，指而史遷特以誼嘗為書吊，原故併為一傳，而其序本末處，尤略漢書特載治安諸疏所區畫，漢得失三代以下罕見者，于今千載之間，種種若几上事也。茲則漢書之功為多。

王世貞曰：吳公

治平為天下第一

一固嘗薦賈生

矣，史不能舉吳

公名與所以稱

第一狀何也

邵寶曰謂者謂漢制不能復古時也通狗而卑誼引而高誼不能強文帝通能漢制不能復古任其咎者文帝與絳灌諸臣其能辭諸

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自以為不當改制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灌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迺毀誼曰維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音謫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諭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敬也嘉惠謂詔命也師古曰埃罪長沙師古曰埃古侯字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烏虜鳥也鴟惡聲之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師古曰鸞音尺夷反鴟音于驪反鸞音休關其尊顯兮讒諛得志師古曰關音吐壹反鸞音人勇反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立也

以自近如是而已爾汨羅托命詭果何為者耶茅坤曰以下並憤辭之辭隆按韓非子云莊蹻為盜於境內原所謂蹻者正此若西南傳莊蹻者莊王之裔蓋別一人云

謂隨夷溷兮應劭曰隨十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因反謂跼蹐廉石反蹐音居零反莊周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師古曰莫邪為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也作寶劍因以鉛刀為銛晉灼曰世俗謂利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言屈原無故遇此禍師古曰韓棄周鼎師古曰韓轉也音管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也師古曰生先生也師古曰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驥鹽車也章父五列師古曰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驂蹇驢也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師古曰離

許應元曰諱曰以下各屈原不能全身遠害故用之非諱自喻也顏說非是令按史記及文選無子字

諱曰已矣李奇曰諱告也張晏曰諱離也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舉貌音匹遙反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勿淵潛以自珍鄧展曰勿音味也蝮蠃以隱處兮服虔曰蝮音鼻應劭曰蝮蠃水虫害魚者也夫豈從蝦與蛭服虔曰蝮水虫也音遐蝮音質蝮字與蝦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蝮音丘謹反所

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槩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說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

王世貞曰吾讀
買生帛屈氏文
未嘗不三伏而
歎其有慨也彼
所未悉者屈氏
歷九州而相君
當其身衣冠之
腐靡不稱大漢
矣不則北走胡
南走越等死生
伴矣其文蓋傷
屈氏之可以以
死而死也又傷
己之不得為屈
氏无死也
令按徵文選作
徵與注合是
茅坤曰味何必
懷此都句諒之
見已似解矣何
以嘔血而死

令按子猶言汝

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歷九州而相其

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住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鳳皇翔于千仞

兮覽德輝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

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詩細之人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

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蛄。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

環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鱣魚長者長數里音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鱣鯨於汙瀆必

為螻蛄所制以況小朝主國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

字或作鱣鱣亦大魚也音淫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

服似鴟。音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如小雞體有文色土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

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卯為單庚子日斜服集余舍。孟康曰

時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異物來啐私怪其故。孟康曰啐音發

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日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

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吉虛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

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字萬

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幹音管幹形氣轉續變

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貌也蘇林曰相傳與也勿穆亡間胡可勝言。師

曰勿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憂喜聚

門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

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

刑傅說胥靡廼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夫禍

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索相附會命不可說孰知

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萬物回薄震蕩相

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

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

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坱圠音烏朝反圠音於照反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

為銅。師古曰以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

治鑄為喻

隆接萬物以下
皆托為服對之
詞

劉放曰早讀曰
掉猛疾也

茅坤曰遲速有
命以下並莊生
齊富貴一彭殤
者之旨

隆接曰大人曰
至人曰真人曰
德人名雖不同
而類則一不必
問其得道之淺
深矣

虞舜治曰所謂
大人者相如惡
足以知之若買
龍騰賦真知大
人者此眉山
蘇氏命也
楊慎曰漢書作
儆若囚拘史記
作擱若囚拘儆
當作擱隕反史
漢所見異辭當
各從本文解之

何足控搆。孟康曰：控引也。搆，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控引也。搆，音團。控搆，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化爲異物。

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

徇財烈士，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瓚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也。品，庶猶庶品也。趨利也。師古曰：誘誅之誅，則音成。或曰：怵。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誅也。迫，迫貧賤也。東西，趨利也。師古曰：誘誅之誅，則音成。或曰：怵。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儆若囚拘。

李奇曰：儆，音塊。蘇林曰：昔人肩偃儆爾，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飲曰：按說文，音渠。限反。迫也。文選：李善注：窘，四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儆。

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

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真人恬

漠，獨與道息。師古曰：恬安也。漠，靜也。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弄智而亡其身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師古曰：荒，音呼廣反。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孟康曰：易坎爲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

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澹，休息也。澹

若深淵之覩，汜若浮舟。不以生故

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替芥，何足

以疑。師古曰：替芥，小艸也。替音丑芥反。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

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禱。師古曰：禱，福也。借釐字爲之耳。言受神之福也。上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誼也。聽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

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

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

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其大畧曰：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

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

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

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

唐仲友曰：治安策不因前席不取陳。又曰：治安策不爲文帝當時說，爲文帝後世慮。謝枋得曰：李義山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此一句道破文帝亦有愧矣。隆按：是時匈奴一段先提時事，爲說上疏陳政事張本。張或曰：治安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楊維禎曰：賈生治安策其爲文，帝規畫治體，圖謀遠慮，大抵害而利以見。李途曰：賈誼政事書是命天下事有問架底。唐順之曰：此文則迥出左傳國

蘇林曰：搶音濟濟。踰踰不安貌也。音

踰踰不安貌也。音

踰踰不安貌也。音

語不類矣
王世貞曰治安
之於事也原道
之於理也孟氏
之後勿伍矣
陸防曰本末宏
闊首尾該貫講
命雖未免純駁
之雜然自仲舒
以前未有言及
此者文氣筆力
當為西漢第一
茅坤曰賈山上
壽首以射獵為
喻而賈誼亦以
此必文帝當時
長代邊好習射
獵故云云

林希元曰夫樹
國以上是泛論

灼曰拾音倫吳人罵楚人曰倫倫穢亂貌也
師古曰晉音是倫音仕庚反穢音女庚反
非甚有紀師古曰胡可謂治陛下

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

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

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

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

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

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

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

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

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

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

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執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下

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

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與居而今

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德

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

者孱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

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

而賜罷彼自承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

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日中必斃操刀必割孟康曰斃

盛者必暴斃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斃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

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堯謂暴曬之也曬音所智反又音所解反今令此道

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應劭曰抗其頭

曰墮毀也抗舉也到割頭也豈有異秦之季世孱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

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

以下方入題說
可為痛哭
按自此下應前
諸侯王僭擬提
案

茅坤曰然而以
下擬入情事之
嘆緊處

隆按數年之後
數句與上抱火
積薪數句相顧

令按諸侯之王
之字恐衍蘇老
泉審政策引此

一段刪諸侯之
王四字

王宗沐曰漢與
賈誼博極群籍

抱王伯之略為
文帝陳治安其

言諸侯王執驕
悍易生變後七

國果反何奴患
不可不備單于

果數侵苦漢邊

更淮南王三子
怨望不宜分封
後果反淮南子
為創諸所命事
皆陶切世故世
以此稱誼通達
國體
唐順之曰文字
妙處全在此等
冷語

隆按陛下之與
諸公二句應上
與諸公併起數
句又非身封王
一句應上割膏
腴之地數句
茅坤曰又擬入
一步設難
王維楨曰誼歷
數四事反覆設

命謂帝為不能
猶有三代遺直

隆按此下應前
制度疏濶提案
令按令下非字
做不字解

茅坤曰情危而
語緊
林希元曰後日
罷錯適符其言

隆按故疏者三
句總收上文觀
疏一段

林希元曰異姓
負疆而動指韓
彭陳稀言同姓
襲是跡而動指
淮南齊北言
又曰此言當以
威法治諸侯王
亦因當時之弊
而救之耳其實
恩威當並行此
言未免有偏

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
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鯨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
言無憂病也。

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
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雜也。
併音步鼎反。非有八室之執以豫席

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
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也。諸公幸者廼為中
消。其次廩得舍人。師古曰廩
與儼同。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

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廼三四十縣。
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德
字。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

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
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
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蔡謨曰
諉者託

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
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疆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
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

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臣又知
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
自以為

於天子為昆弟。而
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
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
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

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
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
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應劭曰圍精正視也。
師古曰言驚愕也。陛下之

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
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適啓其口。匕首

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殺言節制
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
師古曰言驚愕也。故疏者

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
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
謂改其法制。使不然。既有徵矣。其

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既
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
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
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
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刀之利
如毫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
也。音胡懈反。

與德秀曰太史公云賈誼錯明中商熟味此疏滿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為中商者讀至諸侯王皆體等語而後知之

林希元曰亦形執然者言執弱而不強故不反也又曰以二令字反言極切茅坤曰絕古今之議

隆按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段綱領從前許多議論皆是此意

至於體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髀股骨也體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體音寬髀音陸又音必爾反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執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曰事款可存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

此下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之廉之仁之義四段正衆建諸侯之効厥後繼錯主父偃之謀本此與德秀曰此天下之善謀也使文帝早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誠若是處之則誼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以熄諸侯王之禍然其弊也至于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之罪非誼之策失也

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委衣也

應之失與前射
 其德秀曰按新
 書此也下一節
 天子之相號為
 丞相諸侯之相
 是臣主非有相
 臨之分尊卑之
 輕也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而史
 削之
 唐順之曰只舉
 中極小事而風
 俗之極奢極靡
 盡見之矣
 隆接以奉一帝
 一段收結上文
 且帝之身一段
 又接上意而申
 言之
 茅坤曰就文帝
 所自為節儉處
 洗發

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
 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
謂隸妾也為之
 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
褻及禮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裙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
 之閑中服虔曰閑
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服
之宴處則不著蓋
 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紉之裏縋以偏諸晉灼曰以偏
諸縋著衣也
 師古曰縋音妾謂以偏諸
 縋著之也縋音步干反
 美者黼黻師古曰黼者織為斧
形黻者刺為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
 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
音皮義反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師古曰得其
 節而合宜
 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
 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
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白衣皂綈師古曰綈厚綈
也音徒奚反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褻妾緣其履師古曰
褻庶履
 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
 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
 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
言待時

唐順之曰數句
 說盡薄俗

劉歆曰辱或作
 辱

然而獻計者曰母動師古曰言天下
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
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
 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
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
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母為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師古曰
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
 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婿
也師古曰謂之贅
 擇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体之有疣贅非
 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
 器也言以接及鈕借與其父而
 容色自矜為恩德也縋音憂
 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服虔曰諄猶罵也張晏曰
諄責讓也師古曰諄音碎抱
 哺其子與公併俎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
舅併俎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婦姑不相說則
 反唇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
也師古曰稽音工奚反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
 貪其財利小異於禽獸也
 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
厥師古曰蹙
 謂拔而
 取之
 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
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
反還也
 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
 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
也德從天下天下從
 其
 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

隆按此下亦應前制度疏濶提

案
興德秀曰是時張蒼為丞相故秦吏故所知止此

與德秀曰禹開
與天叙有典天
秩有禮則君臣
上下之分莫非
天之所為也特

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弃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今其甚者殺

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殿上之寢剽音機奪兩朝之器。如淳曰奉取也兩朝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奉拔也音寢又音塞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

劫也音頻妙反。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徵發於下。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循行郡

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師古曰言公卿大臣特以簿

行義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師古曰筐篋所以盛書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

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

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音僵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

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耻可也若以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

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說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

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幾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臣上下有

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謂其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云維綱維之楫音策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船

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師古曰廼始也使士負

勅之庸之則類

平人爾說此言非是
又曰或謂說推尊筦子見其學之不粹是不然
筦子之言誠切於治體者孟子句取楊貨之言况筦子乎然又以柳子二維之說病筦子是又不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耻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猶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忠信豈在仁義之外耶
邵經邦曰兩都經制不立竟致王莽之禍而後說之言始驗
又曰說之疏可謂深明其未然矣厥後景帝殺戮大臣變易太子廢置王后驕寵奏弟幾乎復蹈秦之故轍孰謂說果少年之見乎哉

林希元曰古之王者一段想是古聖賢之語買誼進之如樂記然
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旬旬入非又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爾
唐順之曰節次整然
身坤曰致太子一節此則賈生監秦二世之患而所讀尤二代之大首議
王宗沐曰誦論教太子稱秦所以亡皆由引用文法之吏授太子因拳拳周人保傅之間而景帝幸師範錯用法刻深文帝寬厚之治索為使誼言得行何以及此
楊慎曰少成者天性此言先于伊洛其理無異

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曰導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師古曰孩提小兒也提謂提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悌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師古曰嘗讀曰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

而辭旨尤潤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樓昉曰曰廼生曰少長曰既冠見得頃刻不曾奴過

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命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師古曰隲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師古曰謗惡事者書之於木政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媿故無大過可耻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也下朝音直遙反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反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

唐順之曰此節以三代對秦言與德秀曰景帝為太子以博局提發吳太子實基異時之禍故誼惡惡言之其援胡亥以誅最為深切

隆按夫三代所以長久二段本兩節語而結言之與前何三代之君三句相應所謂其故可知者以此又按此段綱領在早諭教與選左右二句與德秀曰誼欲選左右開以道

術智之指而文帝廼使罪錯以術數教太子帝號能受諫者而於此失之可嘆也與德秀曰此時務也止當是太息之四

隆按為人主計以上以禮法對說以下言當合刑罰而取禮義

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

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

邵經邦曰帝非不知仁義法令之美惡特以惑於他岐無自固之志諠非無見而云然也

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師古曰、毆與驅同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郊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

真德秀曰以觀之也止當是大息之五隆按此段亦應前制度疏濶提

徐中行曰文帝仁柔之過不患其不忌而患其忌之過也吳王不朝而賜以几杖張武受賂而賜以金錢南越叛逆而卑辭厚札以誘之因其忌而不投縱鼠肆行敲牙掉舌釀成七國之變未必不由買生忌器啓之隆按爲主上豫遠不敬與廣大臣之節句二此段綱領

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也、蹙音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

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

隆按夫嘗以在貴寵等句提出

說轉

林希元曰此亦有激之言未盡善

林仲友曰誼學出管子專欲以智力防後世與王者規摸亦別只是論德教與教太子禮大臣近之

馮奔市之法

蘇林曰馮音馮

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泰迫辱

師古曰迫迫天子也

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辱夫望夷

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

如淳曰決罪曰當閭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

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師古曰苴履中之藉也音子余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

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

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

師古曰縲謂以長縲係之也縲音先列反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師古曰司寇理

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

師古曰詈音彭

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

畢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日吾亦迺可以加此也

蘇林曰知具有一旦之刑

非所

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

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

伯伐而滅之

師古曰行音戶剛反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蒙面吞炭

鄭氏曰蒙漆面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豫子豫子曰中

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蒙熏也以毒藥熏之

林希元曰主上遇其大臣四句即孟子視臣如犬馬則視君如寇讎遺意

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

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

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

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

師古曰頑音鈍

美詬亡節

師古曰美詬謂無志分也美音胡結反詬音后廉

耻不立且不自好

師古曰自好猶自喜也

苟若而可

師古曰若猶然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

奪

師古曰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

服虔曰音挺起也師古曰挺式挺反

主上有患則吾

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

便於此

師古曰此於人主爲不便也便音頻而反

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

者粹於羣下也

師古曰粹純也言其誠悉在羣下

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

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

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

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

坐污

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

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軟音人竟反

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

隆按此以上是說厲大臣之節應前
隆按大戴記云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臣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虛簠不飾姪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飾

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
懷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
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清此五
者大夫定罪名矣買節之疏大
此制誼疏之以告帝云

白樂天曰漢興
四千載方大
遊四海大和買
說非不見之所
以遇言者以為
詞不切志不激
則不能迴君听

斥然正以諄之也

師古曰諄古呼字

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

之域者

師古曰詭責也何問也城界局也

聞譴何則白冠鵲纓

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

造請室而請臯耳

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紫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

法治之也加劔當以自刎也或曰殺性者以盤

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

罪者聞命而自弛

師古曰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爾反

上不使人頸齧而加也

蘇林曰不戾其頸而

親加刀鋸也師古曰

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師古曰裁謂自刑殺

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

師古曰摔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摔音才兀反

日子大夫自有過耳

服

曰子者男子美號

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

師古曰慈讀曰喜音許吏反慈好也好為志氣也

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

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

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

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

忘身

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

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

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

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

者比物此志也

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耻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

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

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

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

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

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

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

可以寄六尺之孤

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

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

致也主上何喪焉

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

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

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陸級之事

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師古曰謹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至此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撥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

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

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

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

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

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買節過言而无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陳昌積曰買生發流涕太息痛哭之諫宋儒譏之然詎知去生不再世而諸侯強大發難於七國又不再世盡天下之輜重兵賦以事匈奴割屈整公孫賀之相踵腰戮趙蓋韓揚之不得其死生之所料若持券而合比可痛哭者為熾生之言可不謂深且長乎
隆按是時丞相一段單承敬太臣一節了治安策案
隆按初文帝一段亦先提時事

為誼復上疏張
本
樓防曰深識事
勢議論則切筆
力老健至吳楚
之反而說始駁
至主父偃之出
而策始行信乎
其通達國體也

樓防曰不牽小
行句應上異布
衣句
唐順之曰又一
段抽出淮南
樓防曰自悉而
補中道衣敝謂

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黑子也。著音直略反。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

師古曰。蝟。蠶名也。其毛為刺。音謂。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曰。斬。讀與。變。同。謂。變。刈。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

出門曰。畢以為王。而天下安。師古曰。畢。猶盡也。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

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五廉曰。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郡音千移反。著音直零反。淮

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捷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

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

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

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旼。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則所高拱以成六國之旼。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旼。孰視

而不定。師古曰。蓄。讀曰蓄。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

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

唯陛下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

中道衣敝則自
悉其家財而補
陳仁子曰賈誼
封建侯王子弟
雖明一時之勢
未考三代之制
古者建國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
子房五十里壇
地既定各無邪
心誼若按古制
分天下為五等
自可杜淮南濟
北之謀何至七
國削而叛叛而
討者
樓防曰謂之日
二世利非誼本
意
樓防曰夫秦以
下節進一節

洪邁曰誼上言
生為明帝沒為
明神茲言傳之
老母弱子又曰
其嗣為愚幼不
肖可謂指斥而
帝不以為過誼
不以為疑何也

漢書卷四十八

賈誼

十一

蓋誼出于至誠故盡言觸忌諱而不覺爾
降按趙徒淮陽王撫其民一段作復上疏結案時又封淮南二句又先提時事為下文上疏張本

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

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

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

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

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為父報

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白

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刻利也音弋

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也音武彼反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

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

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

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刺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皇事

隆按此疏僅值數語爾而意轉

展詞迫切自是漢初文字

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

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言誼自傷為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

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

帝思賈生之言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

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

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

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

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

其家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

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伊尹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

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立默躬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

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

蓋與蘇秦立誼遊說之語相髣

賈誼

十一

論要不可以探
孤綴文論也
陳瑄曰賈誼有
疏密太過處惟
文帝受盡言史
臣謂誼之言亦
略施行然文帝
風俗好處誼不
為無助
何孟春曰誼嘗
欲改正朔易服
色定制禮與禮
樂草具其儀法
色尚黃用五為
官名更奏之今
新書略不見焉
蓋足徵孟堅所
謂五十八篇者
散軼多矣

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謂愛人之狀好人之
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
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
南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
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八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九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
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盎
音一浪反故為羣盜徙安陵師古曰羣盜者羣
衆相隨而為盜也高

后時盎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噲任盎為郎中如淳曰盎為兄所
保任故得為郎中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

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

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
奉行之高祖嘗非劉氏不主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

亡者與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
微細也是時絳

侯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
兵權之本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

陸接爰盎鼂錯
兩相讎殺卒之
錯死于盎而盎
亦不免于刺者
之手是固有天
道哉史家合傳
之意以此
又按盎傳本史
記文稍刪易數
字
又按敘盎兄噲
時伏絳侯望盎
案
李德裕曰當呂
氏之世陳平用
辟疆計權王產
祿絳侯若不與
同心而制其兵
柄劉氏安危未
可知也可不謂
絳侯賢乎其後
絳侯賢請室盎

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揚子稱盜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

盧舜治曰絳侯居擁立之後莫非疑地蓋無端之問欲實臣主於隙造間售欺使帝不得不非勃不得不畏安陵門外之禍非不幸也
隆按蓋益斥絳侯非社稷臣矣已而明其無罪論淮南王可削地矣已而止其遷蜀此亦引大體慷慨處

隆按不足以毀名應上有殺弟

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如似也、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益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益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講室。師古曰、講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公莫敢為言。唯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侯廼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開於天子也、上輟食哭甚哀。益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益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時。

名句

劉子登曰方漢大臣誅諸呂迎文帝帝與宋昌決策而來豈有許由之志哉再三之讓姑欲謙盡力爾蓋乃謂過許由之讓諂諛其矣豈不張帝之驕心哉隆按先提常引大體慷慨一句為之綱下文三句即其目也茅坤曰種之策奇而危

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曉謂睡寐也、睫音接、湯藥非陛下

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

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師古曰、大

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也、陛

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

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廼解。益繇此名重朝廷。益常引

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益。益患之。益兄子種為常侍騎。

諫。益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下語毀之言其過惡也、於是上朝東

宮。趙談驂乘。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

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

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益檻轡。師古曰、檻與擊同、上曰。將軍

怯邪。益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音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也、百金

之子不垂堂。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垂堂。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垂堂。

李德裕曰袁盎
惟有正慎夫人
席塞梁王求嗣
此二事守正不
撓忠於所奉
隆按曰若止云
及坐郎署似不
成語與上句了
不綴屬必須曰
郎署長布席

隆按仁愛士卒
士卒皆事為死
先虛言之下文
即其實也

之子不騎衡

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

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

騁六飛

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

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

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

師古曰同坐謂

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

及坐郎署長布席

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盎時

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

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廼妾

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

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張晏曰戚夫人也

於是上廼說入語慎夫人

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

都尉

師古曰調遷也音徒鈞反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行

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

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

彼不上書

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

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

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

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

師古曰媿不見禮也

乃之丞相

舍上謁求見丞相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

吾不受私語盎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不

如盎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

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

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

積功至淮

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

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

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

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

而君自閉

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

師古曰箝箝也音其炎反

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

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廼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盎

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

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臯詔

直諫嘉之善納

王林曰史記亡
何作亡苛容齋
謂亡何亡苛二
義不同余謂何
苛二字古者通
用實一義耳觀
漢書買詔傳謂
大譴大何新書
謂大譴大苛可
証也
盧辯治曰盎歷
請問者蓋欲以
錯惡密啓嘉而
嘉慮其以吳私
事見告難以區
處也故拒之云
云爾
茅坤曰議仇直
而少蘊藉
王林曰袁盎與
鼂錯素不相能
鼂錯素不相能
以錯惡密啓嘉
耳異時嘉奏請
誅鼂未必不自
盎日夜從與之
故奈何帝為錯
言先入嘉奏出
格發憤而死非
盎有以誤之乎
凌約言曰盎之
直諫嘉之善納

皆有長者風
隆按先叙盜素
不好錯一段為
下兩相識害張
本
茅坤曰此一著
恐錯不免挾離
而誣之
許應元曰盜仁
愛得人附故承
史既為之解而
又有以錯謀告
之者

隆按據入從史
盜侍兒一段為
下文從史報盜
地
茅坤曰有非常
之恩以故後有
不意之報
隆按校為司馬
史記作校尉司
馬為是豈為尉
二字音相同而
誤歟

宋祁曰古本土
本下有之字今
削之無害

隆按盜善待孟
卒不見得孟發
急力史氏何以
特次此一節
令按在亡史作
存亡

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爰
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
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今兵西鄉治之何益
且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臣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盜盜恐夜見寶嬰
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廼召盜盜入見竟言吳
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上拜盜為秦常寶嬰為大將軍
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
百乘及鼂錯已誅盜以秦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
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
盜知之弗泄遇之知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廼亡去
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守
從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廼悉以其裝齎買二
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

南陬卒卒皆臥師古曰陬隅也飲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

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

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吾不足繫公司馬曰君第去臣

亦且亡辟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君何患廼以刀決帳道從醉卒

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司馬與分背師古曰一盜解節旄懷之如淳曰

人展步行七十里如淳曰著履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擊

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師

博徒服虔曰博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
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
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厄多以有
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不以在亡為辭師古
實在家而辭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心今公陽從數騎師古曰陽

何孟春曰袁盎天子之議臣梁王安得使人殺之漢法為不足道矣雖然鄭伯克段春秋譏之然則養成其惡驕而至此獨非景帝之過與

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師古曰多猶重也。盎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迺之倍生所問占。蘇林曰音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厝。潁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音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讚為錯。維之錯不可依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錯為人陷直刻深。師古曰陷字峻陜也。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

除按錯輔太子不以道德而以術數由其學本申商云四知字根上知數術一

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云擅殺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權經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張

茅坤曰錯之所見卒如此醜禍之道也

曰若伯魚須仲尼效乃讀詩書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是智算若靈。是時匈奴疆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

黃震曰錯言兵事徒民實塞等

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疆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

議有文華
唐順之曰錯言
邊事諸書深究
利害之實不常
以文字觀之

茅坤曰按地形
以畫兵器之利
孫吳以來所未
發明者
林希元曰此疏
者言用兵三急
中述兵法一段
又添入將知兵
君擇將為兵家
四要末言匈奴
中國長技歸重
於處置降胡義
集一事此其大
主意也說出兵
家利害華夷虛
實大略無遺又
一切當與經

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
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
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永挫折也自高后
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
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底與砥同起破傷
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
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
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
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
曰器用利兵法曰文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澱謂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
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中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
山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延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
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師古曰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

世之才
唐順之曰此文
最古倘似孫武

隆按前後相準
車騎之地下合
有也字

隆按此上言得
地形

隆按此上言卒
服習

隆按此上言器
用利

茅坤曰以蠻夷
攻蠻夷亦孫吳

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師古曰萑葦也葦葦也中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葢蔽之
院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
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
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
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
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
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
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也夫卑身
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

未見之言
陳仁子曰凡事
不貴術數獨兵
拙巧變化尤究
何可一以正律
之故錯所謂用
兵三急者雖不
假術數亦可至
於以變夷攻蠻
夷直以詐相使
以罪人實塞下
直以威相劫此
兵家所不免也
吾故曰錯之術
數輔太子則非
言兵事則是
劉奉世曰長戰
恐誤或者勁弩
如今九牛大弩
以槍為矢故可
射疏及遠也然
戰有鈞又不可
射
茅坤曰今之胡
兵並聚而乘往
往深入突擊而
中國之長技不
得以自見豈錯
云云似不相及
林希元曰雖然
以下又轉一意

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險道傾
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
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
突敵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攙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
日：撓，曲也。弱也。音女。攷反。其字從木。勁弩長戟。
射疏及遠。師古曰：疏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刀。長短相雜。遊
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
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
材官騶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
矢之善者也。材官有材力者。騶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匈奴之革筈
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筈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楛。一曰：革
箭若楛。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箭音息。嗣反。下
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
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

言勝不可保必
求萬全之策正
是為處置降胡
義渠而設
隆按今降胡以
下所謂以蠻夷
攻蠻夷也至此
方露主意
茅坤曰按唐昭
宗末年往往用
沙陀之兵與藩
鎮之兵抗賊即
此然沙陀之衆
剽悍而不可制
而唐卒以此受
困可見漢兵與
胡兵相為表裡
處所難者尤在
將領
真德秀曰家令
小臣而帝賜以
璽書官而不名
詞又温厚如此
豈非隆誦好善
之主哉

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微必
顯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
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
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
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
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
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張晏曰：衡音橫。師此萬全之
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
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
兵體三章。李奇曰：三者得地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
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
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
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南攻揚粵。張晏曰：揚
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

建議寡民實塞
下以省屯戍轉
輸之勞調理周
密詞意明徹
隆按自首至行
之傲也是舉
秦事之失以為
鑒

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
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文穎曰。土
地寒故也。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
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

師古曰。能讀曰耐。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此下能暑亦同。

秦之成卒不能其水土。成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服虔曰。債。仆也。
如淳曰。債音奮。秦

民見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

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

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復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發之

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

之也。師古曰。北
謂敗退。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

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
冒犯也。視死如生。今秦之

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師
古曰。復。復除也。

音方曰反。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
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

隆按自胡人衣
食之業至民不
安矣。言發卒備
胡之不便。

為天下先倡。師古曰。倡
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

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
音直略反。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

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廣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

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險也。師古曰。南險
耕種之處也。今使胡人

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

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

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師古曰。纔。淺也。
猶言僅至也。聚而不罷。為費

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

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
音庚。又讀如本字。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

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服虔曰。藺石可投大石也。蘇林曰。
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

雷石也。晏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
荅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荅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

隆按自令遠方
之卒至未始詳
言守邊備塞勤
勞力本二事

真德秀曰。此謂
大城中又立一

小城也。張邦奇曰：民向農，則恒產立恒。產立，則土著固。土著固，則緩急為用，此勸農力本為當世急務也。

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曰：謂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令有三千家以上也。謂音徒鈞反。

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人及

免徒復作令居之。

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古曰：瓚說是也。復扶目反。

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

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

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

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

之。

為贖。

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隆按以陛下之時數句總收一篇意作結

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

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

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

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

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

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

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

勸之新邑也。

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

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

陳仁子曰：前章言徙民始舉其事，後章言徙民適審其宜，舉其事則民有所劫而徙，審其宜則民有所樂而徙。林希元曰：一篇意思微見于此，頗似論胃。隆按：臣聞以下言安插徙民之方。

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

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

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

如淳曰：將送也。

或曰：將資也。

甚大惠也。

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

寬廣空虛之地。

張晏曰：二內二房也。

謂婚姻也。

張晏曰：畜長六畜也。

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

曰：昏，配也。

隆按臣又聞以下言駕馭徒民之法
 茅坤曰即管子作內政以寓軍令之選
 林之奇曰錯論邊事後先皆有條理始欲用中國所長制匈奴
 所短帝從之矣于是請募民常居塞下以禦匈奴帝又從之矣則又請為什伍之法以聯其民帝又從之矣然後請募民入粟於邊帝又從之矣然後請募民入粟於邊帝又從之矣然後請募民入粟於邊帝又從之矣

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遂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

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陳仁子曰文帝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得冕錯策始蓋有虞敷納以言之遺意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四面爭天下故曰亂從

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鼓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以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勳力，以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比音頻寐反。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師古曰：楸，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楸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者，也。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俗為一官之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為諫爭輔天子之

隆按將以匡朕之不逮，應上輔其不逮句

王應麟曰：帝親策三道之要，垂問四者之闕，將以廣箴諫之途，求經濟之術也

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

錯乃對以親事
法宮之邪說大
功數十之諛詞
豈虛心待賢之
意哉

鄒曉曰策莫大
于漢漢策莫過
于龍策就事為
文文簡徑明暢
事皆鑿鑿可行
賈太傅不及也
文中子曰洋洋
乎龍策公孫之
對有以哉
隆按朱晦翁云
龍策公孫之對
據道理只有仲

舒為得公孫已
不見好龍錯所
說何事此定論
也
文彥博曰錯云
五帝神聖其臣
莫能及故自親
事夫所謂五帝
者堯舜為聖之
二典所載
堯命羲和云出
舜命禹云出
堯舜果自親事
乎若後之人君
謂錯言為是是
乃以一身一心
兩耳兩目獨任
自用以周天下
之萬務豈不殆
哉
真德秀曰錯之
對惟三王臣主
俱賢一段為正
論若所謂五帝
神聖其臣莫及
故自親事五伯
不及其臣故任
之以事則皆邪
說也至稱文帝
大功數十則皆
諛辭也帝以直
言極諫求錯以

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
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

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在撓也。烏虜戒之。師古曰。虜讀曰呼。二三大夫

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宙。孟康曰。曹宙參子也。汝陰侯臣竈。如淳曰。夏侯嬰子也。穎

陰侯臣何。文穎曰。穎嬰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所

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宙等所舉。昧死再拜言。臣竊聞

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服虔曰。力牧黃

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

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臣瓚曰。講謂講議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

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若高皇帝之建功業。謂史傳。

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

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宙等。廼以臣錯充

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

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

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

之上。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

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

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

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凝如膏。五穀熟。祲孽滅。賊氣息。民不疾

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

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

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

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

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

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

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

情。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

邪說諛辭對可
罪哉

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己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謂自伐也。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眾而為之機陷也。孟康曰：機發也。陷，罪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師古曰：顧，難也。若今言雇賃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擧大者罰重，擧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辜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

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

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救主之失，補主之

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驚汚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僻，驚，損也。

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

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王，五伯與焉。此身

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眾，

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

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

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

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然功力不遲者

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

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和也。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

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

呂祖謙曰：錯對為詔語以來，世多短之。至于論三王計安天下，本人情及亡秦之弊，亦不可廢。茅坤曰：臣子納忠而借在事最得體。

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

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

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詔諛以求自全也。師古曰：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詔諛也。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

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師古曰：僭痛也。言痛害於下。僭音千咸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

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

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皇亂之時。吏之所先侵

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

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

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

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如淳曰：覆露也。露音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

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媯。文穎曰：媯煩繞也。師古曰：音如紹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

舉人亡帑。師古曰：謂除叔帑。相坐律。帑讀曰孽。非謗不治。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

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

隆按必著八字文乃安

隆按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總是一套事故舉秦事之始以概見其端云

令按孽齊天作孽之孽注兩說俱非

說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

也。師古曰：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則除租也。明詔軍師愛士

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

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

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

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

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

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

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師古曰：遺弄也。不弄。神明之德不廢賢聖之名。故各當

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

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

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材質。臨制天

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

隆按詔策在三道與四者之闕而錯一以五帝三王五伯秦時君臣之不及

分答之未復總前所云而歸帝于五帝欲其躬親之以若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之問是烏在其為直言極諫哉或謂錯言小小計數則可奉大對非所長也信夫宋祁曰臣是衍字存之語不得成令案宋祁說大誤蓋以上狂惑中茅之愚臣言為一句故誤也感字句斷中茅之愚臣言是自一句言猶白隆按削地之舉雖忠子國矣易不如誼偃之策分國邑以錫子弟乎則我無削之名而彼執且自削也而願驟加裁抑以激其變而卒以殺身何其疏于為謀哉

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陛下清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虛弄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師古曰究竟也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堦中。師古曰堦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門東出不便。錯廼穿門南出。鑿廟堦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閒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廼堦中垣。不致於法。

洪邁曰。錯穿宗廟垣。帝謂錯無罪。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掘地為宮。卒自殺。兩者均為侵宗廟。榮以廢黜。失寵至於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寡恩忍殺復如此。

劉實曰。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矣。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隆按。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此錯失著處。以故青翟畫得以藉口。

丞相謝。師古曰以下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廼先請

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

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謹。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師古曰言固當如此不如此

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

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虜。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

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虜。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

莫書卷四十九

十四

隆按嘉惟不密反為錯所陷以故蓋之言甚密錯計出於嘉上而蓋計又出于錯上
秦觀曰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景帝豈不知之而聽其偏議是為臣報隙也故高帝封漢于吳以誠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耶
隆按次丞相青翟等劾錯應上諸大臣多不好錯案

茅坤曰其欲以吳之未下者與吳則實嬰委梁以錯吳之意而錯獨結禍悲夫

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廼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盎師古曰盎卒竟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願念也誠實也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廼拜盎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師古曰張毆也音區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師古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

隆按父母妻子一段與上錯父一段相應

秦觀曰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則師老也理曲則師老師老則師之機也何孟春曰錯之為謀雖曰失於輕舉要之為宗社大計非為一己計也景帝聞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遂爾輕殺後之臣子其嚙盡心為國謀慮哉隆按未叙鄧公一段以明錯之無罪而見戮也因為鄧公附列小傳

宋祁曰著年字則俗而不古但云中則是史常隆按此贊本史記兩贊而損益

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莊云乘車案行市中也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

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

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拊音其炎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

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之縣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

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日先者其名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閒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

附著合會之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

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

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

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

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

之

李觀曰史臣青錯之父不逃趙括母何其部也夫趙括持必敗之教母言趙王不何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量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執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

孝文初立資適逢世

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

時已變易

張晏曰謂景帝

及吳壹說果

於用辯

師古曰謂殺遺錯也

身亦不遂

龍錯銳於為國

本指作辯

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

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

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為將其母

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

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九終

